



長篇文藝創作

李莊羊著

王安以跑步的姿態出現在瀏河堤上，由柳樹林中向七叉口那邊跑！

走過許多艘漁舟，在眼前出現了一群女孩子，正在河堤旁的一條槐樹下圍坐着。有的坐在地上，有的坐在板凳上。

那老人和姑娘，正並坐在槐樹旁的條凳上，琴在悠揚的彈着，曲子正在莊穩的唱着：

「……
憂鬱侵蝕着摩登伽女，
夢囈中也在呼喚着：『阿難！』

痴心把她捲進愁海，
花容日見凋萎，嬌軀日見消瘦

老母爲女兒心焦如焚：
『阿難是佛陀弟子

早已斷除愛慾！』
無奈摩登伽女一片痴情，

門

一若水潑地下無法重收。
母女施咒迷惑阿難
試使迷蒙陷落欲坑
一日阿難托鉢走過摩登伽女之

機會千載難逢！
急上前去勸請，
其母也幫腔慫恿，
美色誘使阿難猶豫矛盾，
理智感情強烈激衝！

摩登伽女嬌柔痴情，
情欲已似野馬奔騰，
勢要摧毀阿難的戒行，
所幸佛陀光明攝受，
智慧起自心靈。

堅定擺脫糾纏奔回祇園精舍！
怎奈摩登伽女不肯就此斷情，
堅定起積極誘惑的信心，
整日守在精舍，
如見阿難緊追不肯放鬆，
佛陀已察破此情，

命阿難找來痴姑娘摩登伽女，她想到了佛陀終會做主，鼓勇忘記羞恥隨着想去祈請。佛陀吩咐先行剃髮再行結婚，摩登伽女於是遵着指示修行，一心聽教，一心精進。心地日日漸漸平靜，心地也日日漸漸現出光明，眼見佛化生活明朗心清，真正幸福還是清淨，至此開始知道了難爲情。佛陀常常宣說正法，頓然使她清醒。『無明是煩惱的總稱，體爲痴，以迷闇爲性，由此無明妄動輪轉世間故爲生死之本。根本痛苦在於五陰熾盛。色心構成罪惡，色心促成苦海滔滔，如有執着即如舟之下沉，永在煩惱，永遠沉淪！五欲是不淨之法，生活永不得安寧，若不及早猛醒，勢必遭受洗劫難以獲得新生。摩登伽女還有善根，已從五欲中清醒，跪在佛前懺悔既往種種痴行！』

『感激佛陀渡化愚昧衆生，用盡苦心，施盡憐憫，我將永遠走向真理之城！』

王安聽着，心在思索起一個人，那正是香姑。口中連嘆着氣，心中也在辛酸爲香姑悲痛。憐憫人之心，人人皆有的，在成份上容有不同，在本質本能上並不會有別。人是最怕執迷的，而又多是執迷，難得以清醒。清醒了，

立刻現出光明，假若無人幫助他，他隨己之欲下去，也會仍然來個回龍大睡，說不上，這一覺就悞了時辰。王安的同情，是純真的，然而爲其他的執着，這種純真的同情，被其他的憂懼與心欲所沖淡了。

十五

『好！一切事由我負責！』何光忠在一條船的船艙中，對十多個船夫打扮的同路人，以沉着充滿自信心的低而重的聲音說：『我們的生命，已結爲一體的了！我有命，你們自然有命；你們沒命，我也不會生下去！大家替天行道，吃這碗危險的飯，就憑一個義字。沒有錯，聽我的了。』

大賁補充的說：『魯明山給我們帶來了危險，他一人胡幹沒關係，連累到全體的性命，可就不能不起義了！怎麼樣！現在寧波，鎮江，定海的好漢，全一心一意的在反魯明山，他沒地方逃命安身才到這里，看麼，他帶來什麼！祇是我們的危險……』他的話未完，何光忠接過去：

『我這個人是弟兄們知道的，一向對大家開誠佈公，你們願意在我身邊幹的，我決定是有一文分給大家一文，你們賭，嫖，吃酒，隨便！祇是在我有計劃的工作下，一定肯拼命！如不願意幹下去的，好！大家講義氣，你一人保守秘密，我給一筆錢，你就遠走高飛！不過，要想前想後……』
弟兄們注意的傾聽着，都陷入不安的氣氛中，一個年紀老一點，滿腮鬍鬚的人發言了：
『這自然好。我想大家都願意

跟你」。

接着很多人在說：「推你為大哥！」

「呵！我們是同生死同福禍的弟兄，我不在危機出來，就完了！」

「立刻殺掉魯明山！」有人提議：「將他死屍送到廣州，照你計劃。我們就沒有危機了！」

「不！」何光忠得意的說：「

在鎮江，定海那邊的弟兄還有三個人死心塌地的聽他的話，如將他弄死，他們就會報仇來了！一定要大家心服口服，我何某人不做暗事，在寧波在上海都有朋友，決不能不講義氣！祇要我們瀏河這邊的人與我同心合力，就不愁不將他全部財產弄過來。注意！這些財產不能放棄，都是大家血汗換來的，現在還要利用他一下。各地同聲一氣，這邊不好，到那邊，那邊不好再轉其他的一邊去！聲東擊西，萬無一失。聽到！在瀏河的人，今後不在瀏河作事，到遠一點地方去幹，幹完了立刻換防！鬼不知神不覺。在定海的，決不能在定海附近幹！在鎮江的不在鎮江幹，這叫風箏戰術，祇要牽住繩，就可以放出去，可以收回來！放得高，就不露線了。一定安全，在瀏河吧！我就從不領你們在這附近幹！所以，我們在地方都能大搖大擺的走路。我明年就參加縣議員競選！如當選了，更好了！這是根據地，做事到遠處幹，幹就大幹！幹够了立刻回來玩樂！」何光忠說得很有力，聲音却很低。

他與所有的人握手，親熱熱熱的拍着每一個人的肩頭。衆人也都笑了！

「現在我重新分配一下。」何光忠對大家說：「王春王安搬到船上來，分班在船上，一切聽二人的命令，有什麼事直接找他們兩人！如不聽調動就不行。出去請假！准許才能離開，隨時等候我的命令！用錢即找他們兩人……。」

船口的人對船內人說：「王安來了！」

王安走進艙來，何光忠連說：「好！正好！你們的頭領來了！現在都向他鞠一躬禮，啊！站不起！還是先到外邊去……。」

「大哥！大哥！」王安附到何光忠的耳邊說了一句話，何光忠震驚的呆愣住，忙問：

「真的？她！她！唉！這都是魯明山這小子的惡，還有那可恨的長福啊！好！好！我就回去！大貴弟我們回去！四弟你在這兒與大家商議，他們有什麼困難請他們提出，有價值的告訴我採納。」

何光忠走出了艙艙，直向堤上去！走到那棵槐樹下，見那老人和姑娘正與一些女孩子談着，她已唱完了，在休息閒聊天。

何光忠痴痴的瞧那姑娘，腳停下了：「唉！小姑娘，我已聽過你兩次了！唱的好！唱的好！我給你錢你可以為我唱一段火燒紅蓮寺麼！唱大破能仁寺也行啊！現在沒有時間，等晚上好了，妳到高陞旅館來！找我何光忠，不來的話……，啊！沒關係呀，不來的話，也會讓妳去瀏河鎮，可就不能亂唱了！我沒時間，晚上九時會！晚上九時會！……。」

他未等對方回答，同大貴忽忽的忙忙向前走了！

那位姑娘，靜靜的看着他，老人呆愕的去瞧，所有的女孩子們們都慌了。何光忠走出二十多公尺時回頭去看，許多女孩子正以低聲互相談着，從那眼光中可以看出，這是談着他。他心很不安，但並沒有轉回來，緊張的走向瀏河去。

何光忠在大廳上，面色本來就是蒼白如紙，現在泛着青色，額上滴着汗，嘴唇都變成了白色。

「大哥，去看去，這如何是好？長福啊！長福啊！你做的缺德事，死到地獄不下油鍋才怪哩！」王春焦急的咒罵起：「雖然我殺死了他，這樣看還是我寬大了呢！殺死他正是天理人情國法，我恨自己為什麼不多刺他兩刀！這小子作的事，看，嫂夫人成了這個樣子啦！」

說的人是無意的，作賊的人心虛，何光忠的汗水更是一粒一粒的向下滴，他心驚肉跳的哀求王春：「三弟！三弟，別說了，別說了。」

香姑仍在笑，笑得一若小喇叭，問歇的還發出幾句不完整的話，沒有人聽得清楚，這更使人疑懼。

「大哥，這不該罵嗎？你這人太好了，可是我這做弟弟的怎能感諒這小子呢？他太殘酷毫無人道了，竟將嫂夫人鞭打成這個樣子！現在一定在陰朝地府上刀山，下油鍋！我們殺死他！是替閻王爺作事哩！」

何光忠哭喪着臉，哀求：「三弟！三弟，我，我，太難過了，別說吧！」

大貴心中瞭解何光忠此刻的心腸，不談這些，究竟怎樣程度？現在

的問題是……。」

「是……。」何光忠咬着牙，對三個人瞧一瞧，用盡了極大的力量說：「殺，殺，殺，殺，殺，殺，殺了，殺了她……。」

何光忠在此刻的心中，負罪太重，神經早已零亂，然而，脫苦卸罪是任何人都具備的本能，負罪心情並不能使他從滅罪的方式上下手，因為畏懼還大過於悔罪，而那悔罪心情又是建築在畏懼上面的，憑他的性情和認識，消滅罪證是唯一的辦法！

大貴，王春，並沒有同意這種辦法，他們三個人對香姑負罪心輕一些，甚而是沒有什麼慚愧的事，所以他們並沒有消滅罪證的意識！同時，三人又要站在做弟弟的立場上，對何光忠的話不敢信任，還要表示促進圓滿的心。大貴說：

「請大哥不要着急吧！說不定馬上會好！」

王春也說：「大哥開玩笑，嫂夫人怎能……。」

大貴又直率的，真誠的說：「殺不得。」

「兄弟！兄弟！你們應該始終同我一心一德，就算是我對不起香姑吧！就算是我對不起香姑吧！何光忠坐到大師椅子上哭喪着說。下面的音句，是肯定又哀痛的：「殺了她！殺了她！幫我的忙，夜間把她扛到山上去！同那趙中天的，同給我殺掉！用船載到遠處的地方去，寧波也好，廣州更好，投進海中去，投進海中……。」何光忠滿下淚，這滴淚也許是同情的哀憫之淚吧！但是同情自己，哀憫自己的成份大。